我收藏的老门牌

◆ 李涌金

我收藏了一块烂泥渡路64号老门牌，它曾经是我的家，是我从小长大的地方。现在的位置是陆家嘴核心区上海国金中心银城中路大门处。

今年是上海浦东开发开放30周年。11月12日，习近平总书记出席浦东开发开放30周年庆祝大会。11月13日的新民晚报以“第一高楼长高史烂泥渡路变身记”为题，报道了浦东开发开放的巨大成就和烂泥渡路的前世今生。翻阅晚报，不禁让我回忆起在烂泥渡路生活的那些往事。

我出生于1950年。长大听爸妈讲，当时我的阿爷阿娘喜得大胖孙子，高兴极了，立即用全部积蓄，买下了烂泥渡路64号这幢二层楼房子。因此，我从小居住在这里，对这条马路特别熟悉。

烂泥渡路在浦东有点名气，一是路名奇特，但也没有多少人会去打听路名的来历。当时这条马路是用一块块巴掌大的石头铺成的弹硌路。二是这条路是连接东昌路市轮渡和陆家嘴三爿厂的主要通道，早晚人流量较多。小时候的印象里，每天清早，会被拉粪车的苏北阿姨“马桶拎出来啦”的叫声催醒。白天，和邻居小伙伴在门口打弹子，到浦东公园捉蟋蟀、捉知了，自找乐趣。有时，背着爸妈，悄悄地约上几个小伙伴，从陆家嘴码头跳入黄浦江游泳，游到对岸南京东路外滩，再游回来。晚上，家里上排门板了，意味着要睡觉了。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烂泥渡路变化不大，只是弹硌路修成了柏油路，粪车改成了倒便站。1976年，我在这里结婚成家。

烂泥渡路的变化是从我国实行改革开放时初露端倪的。1982年延安东路过江隧道开始建造，它的建成给我家带来福音。我妻子是标准的上海人，娘家住在南京东路五福弄，离隧道浦西入口不远，而隧道浦东出口就是烂泥渡路。过江隧道开通后，大大方便了我们两家的交往。后来，15元的隧道过江费也取消了，过去“宁要浦西一张床，不要浦东一间房”的说法逐渐成为历史。

1990年4月18日，党中央国务院宣布开发开放上海浦东。那一年起，在隆隆的桩机轰鸣声中，浦东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变得生机勃勃。那些年，我最爱做的事是趴在自家二楼亭子间的窗口，看着东方明珠节节升高；坐在自家大门口，看着金茂大厦以三天一层的速度越造越高，最终超越白云，造到了云海之上。

1997年，我们烂泥渡路和周边的花园石桥、北护塘路、烟厂路等地的居民开始动迁了。在我们祖孙四代曾经生活的这块土地上，陆家嘴金融城开始建起。烂泥渡路沧桑巨变为上海成为国际金融中心迈出了的第一步。

我清楚地记得，在动迁搬家前，父亲小心翼翼地用螺丝刀取下了这块老门牌。他知道我喜欢收藏，便交给我保存。20多年来，我一直珍藏着这块看似普通，却很有意义的门牌。它是我从小到大的人生记忆，是我们为城市建设作出贡献的荣誉标志，更是浦东开发开放大发展的见证。

一枚『新民』火花

◆ 郭建国

双休日逛“文庙”，我习惯去做杂项的顾老板店铺。他所经营的品种，以纸质品为主，粮票、纸币、烟标、火花、小人书、旧书报等等，涉及面广。

“最近，在新民晚报上又见到你的大作”。每次见面，顾老板总是以我在报纸发表的文章，作为开场白。说完，习惯取出仅有的那二本几乎被我翻烂的火花册。我摇头并调侃道：“你第几页插什么‘花’，我都能倒背如流了！”

“这次有新进的‘老货’，‘新民晚报’的老火花你见过吗？”顾老板神秘地说。

“新民晚报”出过火花？好奇心顿生打开火花册的兴致。翻着，一枚泛黄的“新民”卷标（如图），映入眼帘：火花正标图案为一群貌似火柴厂的男女工人，在二名持有“新民”字样旗帜的旗手引领下，正大阔步向前行走，副标印有“新民”两字。盒脊上印有“山东即东县金口新大火柴工厂”字样。

很明显这是一枚新中国成立初期的火花。这时期的火花，无论图案，还是文字往往是表达人民对新社会的期盼和喜悦，仅我收集到的就有“人民”“新生”“新华”“福新”“利民”“昌明”“民生”“光明”“大明”“新社会”等数十种，但“新民”的火柴牌号，倒是第一次见到，付了50元收入了囊中。

回到家里，查找有关火柴工业史，得知这家火柴厂成立于1950年初，当年年底便被兼并，所出品的“新民”火花，是该厂唯一的一枚火柴商标。再把玩这件“宝贝”，副标上“新民”二字，端重深厚，颇有颜字体格，与“新民晚报”报头竟有几分神似，怪不得顾老板错以为是“新民晚报”的火花呢！

海箩碗，节粮碗

◆ 马蒋荣

我收藏了一只约80年前被称为海箩碗的釉下彩碗。单闻其名又是“海”又是“箩”，会认为是一只大碗，其实只是一只口径不到5英寸、高仅2英寸的浅中碗，是我绍兴老家山民们使用的节粮碗。

记得上世纪60年代初老妈陪我到绍兴山里的爷爷家过暑假。因为当时11岁的我正在长身体，又加上国家还处于三年经济困难时期，平时很少吃到纯米饭，所以当我经过十几小时的火车汽车颠簸后看到灶头揭盖后大铁锅里香喷喷的白米饭时，竟一下子狼吞虎咽地连吃了三碗。当我自己去盛第四碗时，老妈发声了，说：“小人要懂规矩：你看看，你拿的饭碗是海箩碗，记住：男不上四、女不上三，不要再吃了！”虽然爷爷说：“不妨不妨，小孩子肚子饿了，就让他多吃几碗吧！”但由于老妈在我心中一直具有很高权威，因此我不得不放下了饭碗，说了句：喔，饱了，吃饱了！

不久我回到上海，老妈就把关于“海箩碗”和“男不上四、女不上三”的山村习俗告诉了我，其实所谓的“男不上四、女不上三”，就是不管肚子有多饿，在用海箩碗吃饭时，女人最多只能吃两碗，不能去盛第三碗吃；而男人最多也只能吃三碗，如果再去盛第四碗，那就犯忌了，因为海箩碗“大”啊！至于走亲访友的客人更不会“上四、上三”了，谁都不希望被别人家看成是缺少教养、不懂规矩的人，从而在亲戚朋友处留下个“饿死鬼投胎”的坏名声。

老妈还告诉我，过去山里的农户人家能吃上纯米饭的机会是不多的，除了春节、芒种前后的农忙和亲戚来访的第一顿外，一年四季中大部分主食是“六谷埠”（玉米棒）做的“六谷糊”（即玉米粉煮的厚粥）和“六谷糕”（即玉米粉做的条糕），也因为有“男不上四、女不上三”和海箩碗的约束，因此吃了后肚子就更容易饿了！

改革开放特别是上世纪90年代初开始，我国的粮食不再凭票计划供应后，无论是家里人还是来访的亲朋好友，甚至绍兴老家的山民，每个人的饭量都越来越小，有的还都声称要减肥，吃饭则大多用小碗甚至小碟子浅浅吃几口。至于现在去饭店和老朋友老同学老同事们的聚餐，几乎都是以吃菜品尝精美的点心代替了米饭，如果有人要点白饭，那也会先说句“我意思意思吃口饭”。不过，大米还是我们平时生活中最重要的主食和食品原料，是一天也不能或缺的！

现在，老家的那些海箩碗早已无人使用，“男不上四、女不上三”也无人再提，但节约粮食的好传统永远不能丢。为此，我一直把那只海箩碗存放在玻璃柜的醒目处，以提醒家人要时时牢记“一粟一粒当思来自不易，半丝半缕恒念物力维艰”的古训和我老妈留下的“饱时须念饿时饥，丰年要备欠年米”的传统！

景德镇“瓷上文人画”

◆ 顾德惠

多年前，上海老年大学曾聘请陶瓷鉴赏家张海国先生讲课。张海国先生时任景德镇珠山书画研究院名誉院长，并担任上海市收藏协会名誉理事。一次，经常和我一起听课的章胜建小心翼翼捧出一个瓷砚请张海国先生鉴定，瓷砚为方形，边长约13.5厘米，厚约4.5厘米，砚池内圆直径11厘米，深1.3厘米，质地坚硬耐磨，保存完美。瓷台盖与砚池本体上下配套。盖面用中国传统笔意墨韵绘制“湖光山色”粉彩画并配有题字。

章胜建忆述瓷砚来历：他是1968届高中生，1969年赴安徽“插队”务农。一天，他到“知青”宿舍附近的供销合作社小卖部购物，一眼瞥见熟悉的老营业员正用毛笔沾墨写大字告示，此瓷砚安放柜台一角，内盛墨汁，瓷盖上彩画引人瞩目。经商量，老营业员答应由章胜建出钱另买一只大瓷碗替换这套弃之可惜用之不便的“旧”瓷砚。为了表示谢意，章胜建还奉送了一条时价2.80元的“东海”牌香烟。

经过张海国先生的鉴定，我们才知道了这方瓷砚的来历：它是近代享誉中外的景德镇特制釉彩“瓷上文人画”。“瓷上文人画”是“珠山八友”把传统文人画与陶瓷载体结合形成的陶瓷艺术流派，曾对景德镇的陶瓷艺术产生深远影响。从粉彩砚盖中“山色常如此，湖光又一新”“……仁兄惠存”“弟……敬赠”等字可以看出，这方瓷砚是某位雅士为贺友人生日而定制的礼物，是一件“孤品”。“云泉画于珠山”等字说明砚盖粉彩画是“珠山八友”传人之一王云泉的手笔，制于1948年前后。

2007年出版的《珠山八友及其传人》一书收录了珠山八友及其传人的大量彩绘瓷器作品，并配有300余幅彩图，其中就有这方瓷砚的照片，也是该书中唯一的“粉彩瓷砚”。该书出版后，作者张海国先生亲笔签名钤印，赠予章胜建留念。

小线板里名堂多

◆ 吴岱如

好友符先生近期在筹备“中国传统女红文化展示馆”，线板收藏是其特色。

线板，也称“绕线板”，是过去妇女居家织补的工具。这种极普通的东西，难道值得收藏展示吗？然而我去参观后，才知道小小的线板里，名堂真多，学问不少。

线板给我的第一印象是漂亮而小巧，红漆金彩、雕刻精细、形状多样。以一件上世纪初的定胜形朱金木雕线板为例，所谓定胜形，状似金锭，两头大，中间小，正好方便绕线，定与锭谐音，定胜喻“必定胜意”。线板正面，左侧是飞翔的蝙蝠，右侧是一枚铜钱，取意“福在眼前”。反面刻梅、兰、菊，而线板是竹制，合“四君子”于一身，寓意吉祥，又不失清雅。

除了定胜形，还有长方、圆柱、菱形的线板。材质也多种多样，不少取材名贵木料，还有竹制和少量瓷质、塑料质的，以江南线板用料比较讲究。一般来说，明代线板显得素朴、大方。清代线板上出现各种装饰手法，如雕刻、镶嵌、绘画、书法、髹漆、描金。民国以后，线板的奢华之气稍减，用料也不如前朝讲究。

最吸引人的是线板的图案，也遵循“有图必有意，有意必吉祥”。题材如花卉草木、戏曲人物，或者蝙蝠、鱼、桃等。符先生收藏的线板超过两千件，但是居然没有任何两片让人有重复感。有一件晚清时期的双联定胜形榆木线板非常特别。线板中央开光处，刻有一位年轻女性，高鼻深目，不像是中国人，但身着中式服装。两翼各有一位插翅天使，共捧少女雕像，从天而降。这种表现手法常见于西方油画，尤其是王室贵族为喜事而定制。这种中西合璧的线板相当少见。

中国有悠久的纺织历史，而且长时间以家庭为单位，以妇女为主体从事生产。在古代，人们择妻的标准是“德、言、容、工”。工，即女红，做得好不好，事关女孩子能否嫁个好人家，所以女性年幼时都会接受女红培训。出嫁时，精美的线板是嫁妆之一。

考古发现最早的线板，出土于江西贵溪的战国崖墓，有“工”字形、“X”字形等，朴素而无装饰。千百年来，线板是妇女日常工作的主要“伙伴”，她们将亲情、祝福缝进衣服里，绣在丝绸上，线板也就成了她们表现情感的最佳载体，于是出现了后世琳琅满目的各色线板，也激发了《游子吟》等文学作品。

如今，家庭女红已经被社会化分工和机械化大生产推入历史，线板从工具变成了收藏品。在纺织专题博物馆内，偶尔可见少量线板陈列，但仅作为工具，并未作为文化现象专题收藏、研究、开馆展示。